

论广义技术价值论之可能

胡志刚

(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江苏常州 213016)

摘要: 广义技术价值论是指以广义技术为研究对象的价值论。广义技术价值论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各类技术统一到广义技术概念下有坚实的日常语言基础,在现实的表现形态有着许多根本的共同之处,以及在价值论意义上有着共同的后果。虽然已有一些站在广义技术立场的理论成果,但需要学者们特别在广义技术价值论上以更自觉的态度进行多层次的探讨。

关键词: 广义技术;价值论;广义技术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04 - 0089 - 03

广义技术价值论中的“广义”,不是就“价值”而言,而是就“技术”而言,即以广义技术作为价值论共同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将技术作为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狭义上的技术。

一 “广义技术”的含义及其日常语言基础

中国古代很少“技术”连称,“技”和“术”都有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技艺、技巧的含义^[1],而“术”比“技”又更高一层次,较为成熟和系统,常指带有理论色彩的技艺,如《旧唐书·杜暹传》:“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中的“学术”就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2]。现代所使用的“技术”一词,来源于英译的“Technology”。《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对“技术”的解释除了与 Science(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技术外,还包括“machinery, method”^[3],而 machinery 是包括诸如“the machinery of the law”(法律组织)这类社会组织体系,也就是超出了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技术而涉及到了社会技术的含义;而且,《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特别提到了“information technology”^[4]“信息(处理)技术”作为扩充解释,而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更是一种综合层面的技术,不能用与哪个单纯的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相对应来规定。

根据我们的日常语言经验,我们对“技术”一词的使用是极为广义的,绝不仅限于与自然规律相对应的技术:如我们经常说的管理技术、教育技术,乃至开车技术、思维技术、打牌技术等等。《汉语大词典》也认为技术“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5]。所以,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都在广泛使用广

义意义上的技术。

狭义意义上的技术是与自然科学和自然规律相对应,如把技术规定为“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利用自然规律,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实践中所创造的劳动手段、技术方法和技能体系的总和”^[6]。广义上的技术则与自然科学和自然规律、社会科学和社会规律、人文学科和人文现象(似乎不能用“规律”来指称人文现象中的法则)相对应。因此,从广义上讲,技术是一种关于特定行为的特定操作规程以解决问题的规则体系。由于在史前之存在大量的技术(如捕鱼术和巫术),广义技术并不一定对应着现代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理论形态的东西。所以,借用现代学科和对现象世界的划分,我们将广义技术分别划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

二 各类技术在现实中的表现形态 有着许多根本的共同之处

论述各种技术的共同之处,并不是要抹煞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而是要表现在一个更宏大的技术概念关照下,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是可能的,以下简述其要。

1. 从广义技术的产生来看。远在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产生以前,各类技术都产生了,而且都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自然技术如捕鱼术,社会技术如中国的“礼”,人文技术如“通灵术”等各类巫术,真正追溯起来,广义意义上的技术是始自人类产生,正如关士续先生指出的:“人一开始就是技术的人。”^[7]

【收稿日期】 2004 - 11 - 10

【作者简介】 胡志刚(1977 -),男,江西九江人,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讲师,复旦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价值论和一般文化研究。

2. 广义技术与其对应学科的关系。三木清在论述自然技术的优先性时,将其与生产技术联系起来。“生产技术几乎成为惟一的技术概念”,其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在人类生活和行为中显著的优先性以及自然科学在近代文化中的优势地位。^[8]而从近代开始,学科开始分化,并都以“科学化”(即对应 technology 的词根“- nology”)为目标。其结果是除了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然科学技术”,其所导致的社会技术如国家宏观调控等已成了平民百姓耳熟能详的技术,而人文学科中的许多分支如历史等也一直在强调科学化的问题。^[9]因此,即使是在有无科学理论体系支撑和对实践影响力大小的意义上考察技术,我们现在也有必要越出单纯的自然技术视野。

3. 各类技术都处于不断的变迁中,并且都越来越强烈地受到现代教育和科研机构进展的影响。自然技术的进展人所共知,而关于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科学化运动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变迁的一部分。由于各类技术已相当复杂化,在相当程度上已越出单纯个人经验就能大范围创新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在创新上还是在传承上,都依赖于相应的独立教育和科研机构相关工作的进展。

4. 各类技术都涉及到组织,即技术组织的问题。虽然有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影响的区别,但各类技术都涉及到组织化的问题,社会技术如国家经济管理部门,还有如“法学家共同体”已成了法学界的热点话题;人文技术如计量历史学派等因学术方法不同而划分的学派和巫术组织等。

5. 广义技术内的各类技术事实上不可分,共同推进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自然技术、社会技术、人文技术,二是在应用层面上的历史匹配性,单靠一方面的进步往往不能起到理想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大工业体系的确立,如果没有相应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管理技术的进展,没有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进展,将是不可能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广义技术共同推进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三者密不可分。第二种意义则深入到某类技术的内部和发生、具体应用上。且以汽车技术为例。汽车技术除了包含动力学等方面自然科学原理外,还必然是以国家的交通管理规定(如限速等)、环保规定等社会技术要素为前提,也必然以驾驶员一般的思维程序操作特征等人文技术为前提;而社会技术、人文技术也无不有其自然、社会、人文前提。也就是说,就某一项具体技术而言,其实都是三类技术的结晶,正如西方谚语所言:“不懂得经济学的工程师,只算是‘半个工程师’”,“因为作为一个工程师,在他设计和指导生产流程中,不仅要应用业务技术知识(这里技术乃是指狭义的技术——引者),而且必须考虑如何省工省料;如何加快生产节奏,提高效率;如何优质高产;如何使产品适销对路,等等。”^[10]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技术形态中,事实上是不存在一种纯粹上“自然技术”、“社会技术”、“人文技术”的,人们如此命名乃是就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言,但在研究中,我们有时有必要将其还原为广义技术和一般技术。

6. 各类技术形成的基础中都包含着前科学化的经验和未知的东西。在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前就有技术便是明证;

但即使仅就以理性化和科学化特征的近现代技术来看,也同样包含着未知。如瓦特在发明蒸汽机时,对水分子的热运动便不甚了解;而以前的汽车技术发明者和使用者对环境问题连意识都没有,即使是今天,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存在着巨大的空白。也就是说,从看似确定性的技术知识基础到看似确定性的技术结果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黑箱”存在的,技术从本质上是以一定“未知”为基础的,因而在后果上也一定程度上是“未知”的,这也就是邹成效先生指出的技术的“辩证本性”^[11]。

从以上可以看出,各类技术无论是在社会影响、历史运动和辩证本性上都是可以统一到一个一般基础上的,广义技术在其现实表现上是可以成立的。

三 各类技术在价值论意义上有着相似的后果

由于价值论研究歧义纷纭,要对技术上的价值论后果进行客观化的论证几乎不可能。下面尽管必然强烈渗透着笔者的价值论立场,但笔者还是力图对技术涉及的价值论问题作一客观论述。

1. 各类技术就其技术问题本身可有相同的评价标准,即具有相同的基本价值。比如,完美、先进、实用可作为各类技术共同的基本价值,这是根源于技术的应用有效性和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当然,研究技术的基本价值,从根本上不排斥对各项具体技术作出技术内的细化的评价标准,只不过前者是在更一般价值论意义上进行。探讨技术的基本价值及由此而引发的对技术的思考,应该具有相当广泛的理论空间。

2. 各类技术之内之间存在着价值选择的问题,因而也就具有价值冲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对某一项技术而言,其完美、先进、实用等基本价值选择是有冲突性的一面的;对某一项技术而言,由于存在历史变迁,在新、旧技术的价值选择上也是冲突的;对于自然技术、社会技术、人文技术大类内的各项技术之间的价值目标也是有冲突的;而对于自然技术、社会技术、人文技术之间前面已论述了其有共存和不可分割的方面,因此也必然有价值冲突的方面。而这一切,纳入到广义技术价值论中才能更好地予以研究。

3. 关于技术存废的争论。这是从价值论的争论中直接延伸到技术领域的争论,如果采用狭义技术立场的话,将会使问题变得支离模糊。很早就有废除技术的思想,如老子在《道德经》提出的“绝圣弃智”,这个“智”是包含技术的;《庄子·骈拇》所批判的“有机者必有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个“机”更是直接广义的技术(但没有否定“道术”),这是由他们自然主义价值立场决定的。当然,存在着更大量的对技术的肯定和一些折衷立场,这里面我们能发现大量实际是站在广义价值论立场的。因此,当我们意识到技术是人的本质规定之一,对其正面价值肯定和反面价值否定将会深刻得多。

4. 关于某一领域主导性技术的现实选择。现在我们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似乎停滞时总要涉及到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现代信息技术探讨时也总要涉及到微软公司的

“垄断”问题,这就涉及到某一领域内主导性技术的价值合理性问题;其形成主导性地位的价值缘由、现实道路;其主导性地位丧失和变迁的价值缘由、现实道路;以及对技术主导性地位本身的价值反思问题。

5. 关于对技术创造、传播、应用的社会后果的价值论探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有着最激烈的思想交锋,而从内容上也与以上几方面有着多重交叉。比如关于技术目的的问题,涉及到技术本身目的、应用者(个人或组织)的目的、社会目的之间的多重冲突;关于技术本身的缺陷和技术的正当适用等等,都已引起了人们持续的关注。从涉及到的技术大类来看,不仅涉及到自然技术,也涉及到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而从价值冲突的范围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社会价值目标,而各类技术正有着相似的价值后果,因此,从广义技术价值论出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四 研究之可能与必要:尝试和呼吁综合

本文一开始就广义技术的内涵作了简单的规定,事实上已有许多论者越出了狭义技术的视野。如在技术哲学策源地的德国,海德格尔就将技术解释为“目的的手段”和“人的行为”,并被认为“广义技术的经典定义”^[12];深受德国技术哲学影响的日本哲学家三木清亦从广义上看待技术,并将技术划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人身技术和心灵技术等三大类^[13];国内学者如吴卫东先生和田鹏颖先生等将社会技术纳入了广义技术范围^[14]。对广义技术内涵的辩证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广义技术的认识使本文论证的主题——“可能”显得有点多余,但也可以说明本文主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虽然很多学者在探讨时不自觉地站在广义技术价值论立场上,但国内学术界在广义技术问题上总的来说关注程度很低,尤其是在价值论上,这使本文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应用广义技术立场取得的成果,比如王伯鲁先生的《广义技术视野中的社会分工问题解析》实质上是就广义的技术进化以分工为中介对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15];金周英先生以经济学的背景对广义技术预测(即其所称的“技术展望”)问题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16];社会学领域引入了

“生活技术”这种越出传统技术的广义技术概念,并预言着“技术社会学新问题域的形成”^[17];笔者尚未发表的论文《终极视野下的技术价值问题》则是纯从价值论立场对广义技术作了探讨,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广义技术问题涉及到的问题的综合性,各个学科都可能参与进来,在技术哲学的平台上达到一个综合,这一切使人不仅对广义技术价值论,而且对在广义技术本质论、认识论上浮想联翩,当然,这已越出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参 考 文 献】

- [1][2]辞海(语词分册)[S].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560、1125;1024.
- [3][4]英国朗文出版公司.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S].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公司,1993. 1087、627.
- [5]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S].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98.
- [6]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 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57.
- [7][12][15]王伯鲁. 广义技术视野中的社会分工问题解析[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2).
- [8][13]王续琨.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及其《技术哲学》[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4):44.
- [9]常见仓. 穷变通久[M]. 沈阳:辽宁出版社,1998. 36.
- [10]毛 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3. 27.
- [11]邹成效. 论技术的辩证本性[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4(4).
- [14]吴卫东. 社会技术与知识经济[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1(4);田鹏颖. 论社会技术在技术哲学中的重要地位[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 [16]金周英. 第四代技术展望[J]. 国际技术经济展望,2002(1).
- [17]李天铎. 技术社会学新问题域的形成[J]. 管理科学文摘,1999(3):44.

(责任编辑 成素梅)